

景德镇大事记

第 二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德镇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· 军政史料 ·

纪胜	回忆日本飞机轰炸景德镇	
念利	程霍然 方维新 熊正瑞	(1)
抗四	记陈毅参加陶业管理局的座谈会.....	陈定华 (10)
日十	景德镇的抗日救亡运动.....	王 伟 (13)
战周	浮梁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始末.....	罗时华 (23)
争年	活跃的孩子剧团.....	江问南 (34)
民国时期浮梁地方行政组织简况.....	王 伟	(40)
一、浮梁县地方行政组织简况.....		(40)
二、改善区乡(镇)基层行政组织.....		(43)
三、五区专署政坛的变迁.....		(45)
民国时期浮梁县的组织机构.....	熊正瑞	(48)
一、县政府概况.....		(48)
二、县政府的科室机构.....		(56)
三、乡(镇)公所组织.....		(73)
四、五花八门的县司法.....		(78)
五、地方法院.....		(81)
六、警察局的侦缉队.....		(85)
七、县监狱.....		(91)
八、从财委会到县参议会.....		(100)
九、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关系.....		(104)

浮梁县参议会和国大代表选举	程 沛	(109)
一、简述浮梁县参议会		(109)
二、浮梁县国大代表选举见闻		(116)
峙滩乡竞选县参议员的一幕闹剧	烈 夫	(119)

• 陶瓷史料 •

回忆杜重远	王 雷	(123)
回忆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	潘炯乐	(131)
东河瓷土业的盛衰	彭正发	(142)
釉下青花贴花纸的研制	汪士泾	(144)
解放前的画红女工	熊正瑞	(146)
景德镇的窑柴行	周国杰	(149)
景德镇瓷器烧成技术的演变	段心裁	(152)
艾荣生瓷厂的阶梯窑	梁聚淦	(157)
匣钵厂的行规种种	方维新 方峻山	(161)
一九四七年景德镇瓷器内销统计表		(165)

• 教育史料 •

江西省第五行政区义务教育师资训练所一瞥	王云翔	(166)
景德镇第一所陶瓷职业学校	徐镇寿	(172)
在天翼中学五年	何元楨	(176)
五十年来景德镇小学概况	杨瑞开	(180)
竟成小学校史	刘秉发 徐镇寿	(188)
延鲁小学概貌	王国森	(198)
天禄小学史略	陈海澄 刘适中	(203)
《景德镇文史资料》征稿要目		(209)

回忆日本飞机轰炸景德镇

程霍然：

炸了哪些地方？日机多半从西偏北方向进入市区，再掉头向南，沿着后街（中华路）这根轴线飞行投弹。上从薛家坞宗仁窑起，下到太白园，东到樊家井西侧，西到昌江河边这一地区。弹着点最多的是周路口地段。这里地形开阔，窑囱林立，坯坊集中，成了日机空袭的主要目标。董家岭、富商弄、黄家弄、牌楼里、戴家弄、十八桥、金家弄、陈家街、龙缸弄、彭家上弄……等地方都多次挨炸。河西洋油栈附近（南门头大桥西端）落下三颗炸弹，但都未中目标。莲花塘陶瓷实验所（现市委院内）最后一次也着了弹，还有一颗落在防空洞前却未爆炸。唯有龙珠阁一处——琉璃黄瓦，高出全镇，目标十分明显，却始终无恙。传说日机有意保留，充作指引目标，不无可信。

上面说的轰炸区，现在看来似乎面积不大，可是，就当时来说，却是市内的中心地区。

此外，浮梁旧城和三龙两地，也被炸过一、二次。

轰炸经过。大约是阳历一九三九年初，农历十二月某日上午，日本轻型飞机两架，从九江方向闯入景德镇上空，盘旋侦察。当时大部份人没见过飞机，竟到外面观看，幸好敌机只在周路口投下一、二枚小炸弹便飞走了。弹中把总衙（现景兴瓷厂背后），命中一家姓罗的可器坯坊，除了二人外出，全家遇难，这是第一次。

日本飞机曾每月一次。一连三次在农历十六日来景德镇轰炸。一九三九年腊月十六日，住在戴家上弄吉安会馆，即鹭洲书院的南昌难民，有好几十户，计二、三百人，挤着过活，景况可怜。这一天很冷，约九点多钟，大家正生炊做早中饭（一天两餐），忽然响了警报，飞机片刻即临市空。来的是九架“意大利”飞机（当时本地老百姓称平飞投弹的为“意大利”飞机，俯冲投弹的为“日本”飞机。事实并非如此，这里是借用当时语言），三架一队，品字队形，一到上空，即平飞投弹，转瞬之间，墙倒屋塌，烟灰弥漫。周路口一带，着弹最多。吉安会馆，化成废墟。院内难民，压在墙底屋下，或死或伤，全无幸免。运到河西掩埋的尸体，多达一百余具，死伤最为惨重。

还有一次，一说也是十六日。在董家岭的一处防空洞内，挤着六十多人。本来，很多人并不来此躲避，只因当天响了几次警报却没来飞机。最后一次警报响了，他们不愿跑远，便就近躲到这防空洞内。据说最后一个人来在洞口，却被洞里的人赶跑了。不料，飞机真的来到上空，即刻轰炸，一颗炸弹，偏偏命中洞口。除了弹片杀伤和洞塌外，更由于爆炸气浪的冲击，导致窒息，使洞内男女老少，全部死亡。

日机除了投炸弹，还用机关枪屠杀无辜。记不得年月，那是一天下午，来了四架“日本”飞机，投了几颗炸弹，便沿着河边，用机枪向河滩扫射起来。当日河边有许多槎柴堆，还有许多船只，也是沿河群众就近躲避之处。飞机毫无顾忌地低飞，侧着身子掠过河面。躲藏在此的人们，经受不住那撕裂心肺的吼声，跑动起来，正好成了机枪射击的活靶子。四架敌机，你来我往，轮番穿插，追逐着四散逃窜的人群，不断扫射，折腾了二、三十分钟。船边岸上，死伤累累，河滩成了屠场。真是惨绝人寰！

最后一次轰炸。一九四二年六、七月间，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，日机也好久没来，大家的警惕渐松。一天突然空袭警报大作，接着紧急警报，日机七次来市，都是所谓“意大利”飞机，弹着点从莲花塘到前街，从斗富弄到太白园，散乱得很。瞬间房屋塌墙倒，死伤无数。由于事出“意外”，引起极大恐怖，一连半个多月，日里街上行人寥寥，二十多天才恢复正常。这次以后，日机没有再来。

想不到的是，就在这一次，国民党军队破天荒第一次组织了对空射击。虽说不太激烈，但终究抵抗了。

日本飞机威胁下的瓷都社会生活，无疑是紧张的，但也不是一直这样，而是波浪形的。概括地讲是晴天紧，雨天松；日里紧，夜里松；炸一次，紧一阵；隔两周，松一松。

飞机轰炸造成死伤，也不是次次都惨重。人们汲取了教训，调整了行动，死伤便减少了。有一次，仅仅炸死一条狗。

不过，有一次特殊例外。那是一个晚上，忽然机声嗡嗡，在上空盘旋。夜里来飞机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，大家赶紧熄灯，紧张了一阵，但啥事也没发生，便都忐忑不安地入睡去了。事后，才听说那是美国飞机。

方维新：

空袭警报。为了预报敌机空袭，让人们及早采取措施躲避，在珠山之颠龙珠阁上设有铜钟一口，作为空袭警报的信号。其他地方如般若庵也设有铁钟，均有专人负责。龙珠阁上的铜钟一响，其他地方的铁钟也跟着响了起来。“当，当当”前一后二为预备警报信号，是告诉人们敌机向镇上飞来，但离镇还远，应赶快去躲避起来。“当、当、当”急促的钟声是敌机即将到镇的紧急警报；听到紧急警报应立即就地躲避。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一锤

一锤的缓慢钟声是敌机已离镇远去的解除警报信号，这时人们可以回家了。

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，人们在河西、马鞍山、夜叉坞、罗家坞、扫家岭、老社公庙垾里等地挖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防空洞，一听到警报钟声就扶老携幼、拖儿带女到防空洞里去躲。开始敌机来得不多，人们听到警报就躲，警报解除了又回来。以后敌机来得频繁了，一日数次，经常是解除警报的钟声犹在耳边回荡，接着又响起了空袭警报，人们来回奔跑，疲于奔命，以后就干脆早出晚归，天刚亮吃早饭，而后带上干粮全家到天宝桥、新厂、老厂、黄泥头、银坑坞、湖田、罗家桥、圆通庵、青塘等较远的地方去躲，黄昏时才回来；也有全家躲到柳家湾、月山、朱溪、红源、庄湾、渭水、墩口、官庄等乡村去的。

“做满月”。敌机第一次轰炸景德镇是一九三九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，那天上午八、九点钟光景，笔者跟先父上街买菜，走到般若庵弄口，只听得前方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接着就有许多人慌慌张张从万年街向樊家井方向跑来，说前面炸了坯坊，我们吓得也跟着往回跑。因为在这以前镇上没有来过敌机，虽然听到空袭警报也不在意，所以街口的人还是很多的。事后得知，那天只来了一架敌机，匆匆扔了两颗小炸弹就溜走了。一颗炸了把总衙一家姓程的窑户的圆器坯坊，炸弹丢在泥塘边，炸死了一个印坯工人，一颗丢在扫家岭田里。敌机第二次来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（民国二十九年，农历十二月十六日），那天炸的地方也很多，有浚泗井、千佛楼等。一九四〇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敌机第三次轰炸景德镇，人们头天晚上过元宵的余兴未尽就大难临头，许多架敌机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，观音岭窑、土地岭窑、项家窑俱被炸毁。因为敌机几次来镇的时间前后都是相距一个月，故人们把敌机来镇叫做“做满月”。到了“做满月”的日子，不论响了警报没有，人们一

早就带上干粮到郊外去蹲防空洞，到夜才回家，这叫“躲飞机”。说到躲飞机，年纪大的人还记忆犹新。那时人们不敢穿白衣服，怕敌机驾驶员看见丢炸弹，扫机枪。敌机来了，躲在防空洞里不敢作声，惟恐敌机上的鬼子听见。有一次敌机来了，和我同躲在马鞍山脚下防空洞里的一个五、六岁的小孩，看见敌机从防空洞口擦身飞过（敌机来时一般都是低空飞行，有时连驾驶员的衣服、头部都看得清楚），吓得放声大哭，一洞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，他父亲立刻用手捂住那孩子的嘴，憋得那孩子透不过气来。人们躲在防空洞里，飞机来了是绝对不敢说话的，就是飞机去远了偶而说几句话时，也是轻言轻语的。那时人们在白天还不不敢拿镜子，晚上不敢带电筒。警察说，这都是汉奸给敌机打信号用的，带了就会有麻烦。

敌机来得最多的一次。一九四〇年清明节（4月5日），那天上午十来点钟的时候，从南山方向飞来敌机二十七架，九架一组，作“品”字形，在市空盘旋一周就飞走了，人们见敌机走了，纷纷出来。突然，那二十七架飞机又疾临市区，一来就大丢炸弹。以往的敌机是俯冲投弹的，这二十七架敌机投弹不俯冲，平行飞行。只见弹如雨下，炸弹响处，硝烟弥漫，火光冲天。陶王庙、落马桥、烟园口、花园上弄一带数百间坯坊和民房被夷为平地。落马桥一个防空洞中弹，死伤数十人。戴家上弄中段被炸成焦土。住在吉安会馆的外地难民被炸死六十余人，连当地居民在内，戴家上弄一带炸死不下百人，伤者无数。一个姓刘叫五古的窑户，除本人去外地卖瓷器幸免外，全家遇难。断垣残壁，满目疮痍，死难同胞，缺手少足，惨不忍睹。父抱子尸痛哭，女抱亡母哀嚎，捶胸顿足，呼地喊天！其他时间的轰炸也是残酷的。金家弄口的王长兴国药店（现火炬副食品店）被炸起火，烧得片瓦无存。赛宝坦（现陶瓷工业公司设计院门口）卖牛肉的袁

××，一家祖孙三口，其中母亲的脚炸飞到厘钵作坊瓦上去了，儿子炸得尸骨都找不齐全。还有一些未爆炸的炸弹，苏家弄口稻香村南货店岗亭边有一颗未响，过后挖了出来，差不多有扁担长，五升桶粗。大黄家弄有户人家，炸弹从房屋上空穿瓦直下，刚好落在米缸内未响，吓得一家失魂落魄。小十字弄有颗未爆的炸弹，至今仍埋在地下。

敌机最后一次来镇。一九四二年夏天，吃金瓜的时候，有几架敌机来镇，在空中盘旋骚扰，惹起了莲花塘专员公署门口站岗的卫兵的火（有说是马鞍山的），对着敌机打了两枪，吓得敌机慌慌张张逃走了。过后，听说那两个卫兵还受了处分。从那以后，镇上就再也没有来过敌机了。

熊正瑞：

家属迁移。日机一边轰炸景德镇，一边向这个方位进攻，一九四一年五月，占领了鄱阳县城，这给浮梁带来极大的震动。一天，县长屠孝鸿通知全体科秘去他家里开会。人到齐后，他显得异常神秘，命令侍役退出，并亲自关上房门，轻声说：“现在日寇向我大举进攻，根据获得消息，有向浮梁进犯模样。我们是无法守住的，已选定庄湾为根据地，万一冲散，就到那里集中吧。希望大家作好准备，但要绝对秘密，以免老百姓发生惊慌。”他没有说出其他应变计划，大家也没提什么问题，各自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家。

第二天，每人又发了一个布背包，作为紧急时装带公文之用。此外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。其实，屠孝鸿所说，并非秘密，都是大家所早已知道的。这次谈话，只是作为官方的正式通知而已。此后一连多天，人心惶惶，无形中停止了办公，互相探听小道消息。屠孝鸿也很少到县政府来了。

庄湾根据地，是专员鄧景福指定的。在这危急时刻，专署和县府人员的眷属，纷纷迁移庄湾。这一行动是由专署统筹安排的，专署封用了大批船只，既不需自己花费一文，还可以将家中什物全部带走，好似平日旅行一样，非常舒适。到庄湾后，住的房子也已预先租好，不须自己费神，房租也很便宜。县政府的情况就不同了，虽然眷属已多迁去庄湾，但各自为政，互不照顾。专署第一科科长陈鸣佩和我住在紧邻，陈是我的同学、同事，又是亲戚关系，感情较好，他忙着搬家，看见我毫无动静，就来询问，我说：“我不准备搬。我家里没有什么东西，我和妻子临时走也来得及。”陈将这情况向鄧景福作了汇报，鄧景福说：“不搬是不好的。考虑到他平日为人拘谨，交通工具或有困难，可以让他妻子搭专署的船。到庄湾后，也可以分给专署租好的房子。”既然如此，我也只好叫妻子同陈鸣佩的眷属共坐一船去庄湾了。

除了把大批专署、县府人员的眷属迁到庄湾外，其他方面并没有作出什么布置。如果日军真的到了景德镇，庄湾这个根据地能坚持多久，实在是个疑问。幸好日军占领鄱阳县城后，只是推进到了古县渡，便停止了前进，局势日见缓和。二十天后，县政府逐渐恢复正常工作。一个月后，专署、县府人员的眷属陆续迁回景德镇，庄湾这个根据地便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。

全城逃难。当时，二十一军军部驻在罗家桥，并无高射炮等防空设置，所以敌机凌空肆虐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县政府在县城和重要乡镇，设立防空监视哨，只能发发警报，起到通知市民预先疏散的作用。本市屡遭敌机轰炸，居民一听到紧急警报，就惊恐万分，呼喊、奔跑，一片混乱，情状惨不忍睹。县政府人员却有一优越条件：防空哨设在电话总机室，总机室和县政府办公室邻近，对于防空呼号，早已听熟了。如11—5和11—6，同样都是发出紧急警报，11—5，指偏离了本市方向，敌机不会到达本市。

11—6，则正对着本市，十有九次，敌机飞临市空。因此，我们听到报的是11—5，可以安坐不动；若听到报的是11—6，那就非走不可了，而且不等紧急警报发出，就已离开了办公室。

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，敌机飞临市空，一天之内，连续轰炸六次，落弹点十余处所，房塌人亡，造成空前纪录，引起了人民极大恐慌。最后一次，敌机向莲花塘县政府临时办公处投了一枚炸弹。当时县政府为了逃避空袭，于莲花塘陶瓷试验所后进，设立临时办公处。莲花塘地点偏僻，从未受到敌机骚扰，在办公室旁山边，又筑有较坚固的防空洞，可算安全。不料，这次也着了一弹。投弹时，我正在防空洞内，只听见嗤嗤的声音，一枚炸弹准确地落到办公室旁，一直钻入土里，没有爆炸。飞机去后，大家纷纷围观称奇，有说是定时弹的。县政府技术力量薄弱，不能进行挖掘，也无法采取防范措施，只好听之任之。四十余年时光，弹指一瞬间，直到现在，这枚炸弹，仍然安藏在土内。

屠孝鸿听到县政府被炸，也赶来察看，一见毫无损失，很是高兴。这时，屠的老父由家里打来电话，屠孝鸿一面接电话，一面对大家说：“我的老父来电话，叫大家不要再在办公室内办公，以免发生危险。”

第二天，全市景象凄惨极了。机关停止办公，商店停止营业，工人停止操作，居民也不在家安生。没有政府的命令，没经过群众的商议，大家不谋而合，采取一致行动：半夜起来烧饭、吃饭；天蒙蒙亮，就纷纷出门，前往附近乡村躲避灾难；七点钟后，全市成了空城，仅有极少数不能行动的老人，留在家中看守门户；直到黄昏时刻，逃难的人群，才拖着疲倦的身躯，各自陆续回家。奇怪的是，敌机以后没有轰炸本市，但人们恐慌的心理，却与日俱增。他们是这样猜想：今天侥幸过去了，明天可能有更大的灾难降临。因此，每天逃难的人群丝毫不见减少。我随

着人流奔走，经常听到一些劳动人民的怨语：“现在，家里还有米，可以逃难；吃完这点米，以后怎样生活呢？”在这混乱情况下，各行各业，谁不遭受损失？只有公务人员高枕无忧，虽然天天逃难，工资依然照领。这种早出晚归的全市性逃难，持续了半个月以上，才逐渐恢复正常。

我也经历了十天的流亡生活。这十天，我是和王伟在一起的，每天天不亮在他处吃早饭，然后跟着他出门逃难，或名胜古迹，或附近乡村。

当时，全城的公务人员，都参加了逃跑行列。鄧景福感到这样长期跑下去不成事体，责成屠孝鸿恢复政府的正常工作。屠孝鸿大概是难于执行，采取了折衷办法，决定我和民政科科长何普丰暂时负责处理县政府日常工作。我轮值每天上午，何普丰轮值每天下午。一天，电话铃响了，我拿起听筒，传来鄧景福的声音：“请屠县长说话。”我答：“屠县长不在县政府。”鄧景福又问：“危秘书在吗？”我答：“也不在。”鄧景福发怒了，骂道：“县政府没有人了吗？”我听了感觉屈辱、忿懣，立即回答：“专员，我不也是人吗？”鄧景福辨出是我的声音，便问：“你是熊秘书吗？县政府的工作恢复了吗？”我答：“已恢复了正常。”鄧景福又说：“你总是负责的，很不错。希望今后好好工作。”由于鄧景福的查勤，局面又日趋稳定，县政府人员都陆续回来办公。二十天后，恢复了正常秩序。

记陈毅参加陶业管理局的座谈会

陈 定 华

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爆发了。当年的十一月，陈毅同志来到了景德镇，并在陶业管理局作了一次讲话。

陶业管理局，设在明、清时代的御窑厂旧址。两扇朱红的巨型大门，进大门有个空场，中间是条通道。空场右面新建的二层楼是瓷器陈列馆，馆前还有一个篮球场。左面是模范工厂脱胎组。经过通道后，有一个可容三百人的会场兼剧场，陶管局的职工经常在这里开会、演戏或放映电影。再往里走，是一幢二层的办公楼。陈毅同志到景德镇后，就经常到陶管局来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是在瓷器陈列馆前的篮球场上。当时球场上正有两个球队在进行比赛，球场边上围着一批看球赛的观众，忽然看见从大门口走进一个身材高大、黝黑而健壮、穿着一身旧的灰布棉军大衣的人，也到篮球场边上观看球赛。我的同事轻轻地而又很神秘地告诉我：那个人就是陈毅，是共产党的知名人士。球赛还没有结束，陈毅同志经过中间通道到会场，然后转向办公大楼去了。

那时，我在陶管局瓷器推销处工作，办公地址是在小黄家弄戴玫祥瓷行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，我到局里联系工

作，就听到很多同事告诉我：“今天晚上，张局长、汪科长、孙主任邀请了陈毅到局里来开座谈会，你来不来参加？”我说：“一定赶来。”

陶管局的办公处是一幢二层楼。楼下是各职能科室的办公室；从右面扶梯上二楼，楼上两边各有两间大房，左面是局长和秘书的办公室，右面是一科、二科的科长办公室，中间是一间长方形的可容纳六、七十人的会议厅，晚上的座谈会就是在这里召开。五点多钟，我赶到局里，这时参加座谈会的主要人员，大多数还没有到来，但局里局外的人，有很多都在安静地等待着。大约在六点钟左右，陈毅同志带着三位或是秘书、参谋的人员和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到来了。陈毅同志穿一套笔挺的庄青色中山装，来到之后就先到局长室休息，并同张局长、汪科长下围棋。约七点钟左右，座谈会开始，由张局长、汪科长陪着陈毅等同志来到会议厅。张局长请陈毅同志在长会议桌的横头正中坐下，随来的同志和张局长、汪科长等坐在会议桌的两边，所有参加座谈会的都围着长会议桌坐了满满的三排，两位警卫员坐在靠扶梯口的角上。会议开始，首先由汪科长向大家介绍陈毅等同志，并请其谈谈当前的国内外形势。陈毅同志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，他操着一口纯粹的四川口音，开始发表谈话。他谈话的中心内容是：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后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的抗日战争爆发了，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巨变。为了民族独立解放，为了生活和平幸福，我们便毅然决然地发动一场反侵略的抗日战争。这一场反侵略的抗日战争，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。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份子，不论其所隶属的是何阶层、是何党派，所信仰的是何宗教，所从事的是何职业，都必须整个地、全面地献身于这场神圣的战争。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已达成了协议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我们认为，抗日

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，所以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不仅包括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，而且还包括了中、小地主，以至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等等。陈毅同志还讲了当时的国际形势，国内情况，以及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与目前的任务，主要是团结战斗，抗日救亡。之后，他还回答了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。如有人提出：这场反侵略的抗日战争的前景如何？陈毅同志回答说：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，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非正义的。目前，虽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，而我们节节败退，但日本帝国主义者，终将被埋葬于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又有人提出：国共两党二次合作，统一战线的前途如何？陈毅同志回答说：国共两党二次合作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从事抗日救亡运动，这是大势所趋，是符合我国各民族的意愿和利益的。至于以后是不是会再分裂呢？我个人认为不会的。纵然双方发生分歧和矛盾，也不会再在国难时期刀枪相见，双方可以通过各种会议，在会议桌上相见，进行协商，使问题得到解决。这个别开生面的座谈会，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宣布结束。

陈毅同志在景德镇，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。不过，在市区很难得见到他。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在浮梁县东乡瑶里筹备新四军第三支队（师）的誓师典礼。在誓师典礼的前一天，邀请了陶管局和市区其他阶层中比较进步的人士前往。去参加典礼的陶管局职工和其他阶层的进步人士，有很多当场就参加了新四军，随部队开赴了抗日前线，没有再回景德镇。

景德镇的抗日救亡运动

王 伟

自一九三七年“七·七”抗战开始，到今天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。目前还健在的老一辈，对于当年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运动，都还留有不少记忆与怀念。

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都，在军事上也是赣北的门户，由于在地理及资源上都处于重要地位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早想染指，侵入鄱阳后更是虎视眈眈，不断派飞机窜市狂轰滥炸。但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，勤劳纯朴的浮梁人民，始终如一地高举抗日救亡大旗，从多方面尽一切力量支援抗战，由小到大、由少到多，真正做到“有力出力、有钱出钱、有物出物”，投之于抗战，用之于救亡，作出了很大贡献。现就我个人有限的片断记忆，拾遗补阙，意在抛砖引玉，使这一页光荣历史，传之后代。

（一）成立抗敌后援会

“七·七”事变以后，全国同胞，义愤填膺，除了奔赴前线直接献身杀敌外，在后方迅即组成后援机构，开展各方面的抗日救亡工作。约在一九三七年年底，浮梁县抗敌后援会宣告成立，由县长屠孝鸿任主任委员，全县党、政、军、商各界及人民团体、妇女组织均有重要人员参加，一直到改组为动员委员会止，均以领导身份，担负起抗敌后援的艰巨任务。后援会工作范围很广，譬如：宣传号召，募款募物，鼓励从军，筹办军需，前线劳军，优

待征属，慰劳伤兵，救济难民，出版专刊，举行义演等等，都直接或间接地协助有关单位共同进行，取得一定效果。当时，会址设在龙珠阁下面，以后因防空疏散，随同县府迁至莲花塘。其中主事人员先后有朱绍先、周希敦、范一夏等。张云樵及其他进步人士，也参加此工作。内部分管事务较久的有陆凤山，陈建华和目前健在的罗时华等几位。这是当日浮梁县推动抗敌后援工作的总枢纽。

（二）欢送青年军

抗战期间，兵员补充是一件大事。但国民党政府对实行征兵办理不善，弊病不少，特别是对新兵的管理和生活待遇搞得很差，使得有志救国的热忱儿女感到难以施展抱负。一九四四年四月间，国民党着手成立青年军，招收知识青年，编组机械化部队，这是新的兵种，也是一次新的召唤。新兵入伍后，所有待遇及教育、装备等，也比一般优越。因此征召令一宣布，各地投效的青年很多。当时国民党提出的响亮口号是：“一寸河山一滴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。它深深鼓舞着学校及社会优秀青年。他们都把这次投军认作是个请缨杀敌的良机。当时，本县各中等学校首先响应，踊跃报名。出发之日，全体新战士集合在中山路查裕顺五层高楼门前，他们身着戎装，昂首阔步奔赴征途。欢送及围观的群众，都是兴高采烈，笑逐颜开。鞭炮声和军乐声经久不息。有的是父母送子女，有的是妻子送丈夫或者是情侣送恋人。握手交谈，殷勤话别，千叮咛、万嘱咐，归结到一句话：“保重身体、英勇杀敌”。以后这支劲旅曾由滇缅公路跨出国门，在邻邦印、缅战场上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。

（三）民众组训大检阅

民国开始，已逐步发展民众团体组织，但多徒有形式，仅